泰軒易傳

周易上經傳卷第一

宋 清源李 中正 伯謙 撰

☰☰ 乾上 乾下

首頁闕 事業既備天下皆已利見於在田之日矣故在天在田所處雖異而利見者不異以龍德之素著也

九三君子終日乾乾夕惕若厲无咎

乾六爻皆言龍九三獨不言龍者葢九三居下卦之上有過中之危非終日乾乾至夕猶惕則危且有咎矣若語辭也猶不節若則嗟若之類九三過

中當有咎以其履危守正能自惕懼故无咎

九四或躍在淵无咎

三不言龍而以乾乾言之乾即龍之象也四不言龍而微其意於或躍之辭躍者龍之事也三多□而人惟危四多懼而位近君雖以聖德尤所難處其所以无咎者或躍以進德在淵以守位故雖在天在田在人皆隨其適至而在我无成心以此處危懼之地又何咎之有九三九四二爻文王當殷之末世見之

九五飛龍在天利見大人

飛龍在天者以天德居天位也九五大人得位變化利澤生民天下固徯之於在田之日矣今以天德居天位豈不利見之乎二五大人非有異也特所處不同爾故爻皆有利見大人之辭在田則願見在天則既見也說者以二五大人爲君臣交利相見豈知九二在田已有君德蓋乾純乎君不取君臣相應之義

上九亢龍有悔

龍潛於地之下見於地之上躍於天之下飛於天之上潛見躍飛未有無其位者上九以陽剛之極

處無位之地窮不知變以至於亢能無悔乎龍者君象也時窮數極而亢於位非殷之末世乎

用九見羣龍无首吉

九者陽之窮復變而爲一是知陽數窮於九未有窮而不變者也乾六爻皆九取其能變也乾有至變之道而上九不知適變之用故聖人於六爻之後復明用九之義羣龍蓋指六龍言之乾之六龍惟不以剛爲首則吉蓋上九以剛處上則有悔二五以剛處中則利見非吉而何

彖曰大哉乾元萬物資始乃統天雲行雨施品物流

形大明終始六位時成時乘六龍以御天乾道變化各正性命保合大和乃利貞首出庶物萬國咸寧

大者無限極之辭大哉者贊明不盡之意乾之所以大者元也萬物之始無不資於乾之元乃統天者蓋天猶人之形體乾猶人之精神所以統天者乾也所以運用形體皆精神也天且爲乾所統則物之資始可知蓋一元之氣升而爲雲降而爲雨品彙之物莫不資之以流形流形者形遷如流也既散而爲雲雨之行施又運而爲大明之終始大明者離日坎月也日往則月來月往則日來日之

所終乃月之所始月之所終乃日之所始離日坎
月一終始而六位於是乎成矣此言卦之六位備
坎離也六位既成然後因時乘駕乎六龍之陽以
御天而運行則其爲享可知乾道之妙循環變化
無一息留而萬物流動遷改於雲行雨施之間各
正性命於保合大和之際是知萬物之性命乾之
利貞實各正之也萬物之大和乾之利貞實保合
之也日乃利貞以見其功用之不分也元享利貞
周流不窮乾何爲哉首出於庶物之上而萬國自
臻於安寧之域未有物之先則言萬物既有物之

後則言萬國謂之萬國者兼民與物言之乾有君
象故言萬國
象曰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乾者剛健中正純粹精之謂天之運行特象其健
而已故象不曰行乾而曰行健也記曰誠者天之
道天惟其誠故無息自强不息者君子體乾之行
健也
潛龍勿用陽在下也見龍在田德施普也終日乾乾
反復道也或躍在淵進无咎也飛龍在天大人造也
亢龍有悔盈不可久也用九天德不可爲首也

此贊六爻之辭當初九潛龍之爻一陽之氣雖動於下羣陰尚盛而處其上然龍本變化姑潛藏勿用以俟時陽本發生今尚微而在下故發生之功未見九二見龍在田者二陽發見於地之上功漸及物象聖人執中道而用於天下溥博淵泉無乎不足使賢者皆可俯就愚不肖者亦可企及天下皆君子之歸而合乎中此德施之所以普也終日乾乾反復道也乾乾者健也乾乾者健之至也終日運行無不合乎乾反復周旋無不在乎道故乾乾以法天反復以求中失中則違道矣或躍在淵進

無咎也進者咎之招也九四汲汲於進德而不汲
汲於進位何咎之有飛龍在天大人造也飛龍而
在天大人而居九五之位乃其所也不謂之作而
謂之造者明其施爲制作與天同其造化也大人
之造旣以契乎乾此所以先天後天而皆弗違也
亢龍有悔盈不可久也理未有亢而不悔盈而不
虛者上九陽窮於上而不知變數過乎中而不知
退滿而致溢其可久乎然自有道者處之則大盈
若冲不窮於亢斯可久矣用九天德不可爲首者
善用天德者用其變不善用天德者用其剛窮而

能變此聖人所以貴用九之道也夫天爲剛德猶
不于時况於人乎聖人不敢以剛爲天下先所以
全其天德也乾卦爻象之序與諸卦異者易畫於
義繇於文爻辭作於周公彖象作於孔子篇秩次
序各因其世自王弼釋經欲其先後相備乃類而
聚之以彖次繇大象次彖辭爻辭次大象小象繫
於爻惟乾一卦猶存古文易

文言曰元者善之長也亨者嘉之會也利者義之和
也貞者事之幹也

四德之元配四端之仁豈非善之長乎亨者一氣

之通也一氣於此而亨通衆美於此而會聚故曰嘉之會利者一氣之利物也然義以剋制爲事而利不生其間則不和一氣之擎斂乃義之剋制也而萬物莫不說是剋制之中有利乎物者存也故曰義之和貞者一氣之正固也以此爲物之根本則物之歸根者抱夫一以此爲物之根本則天下之動者貞夫一物抱夫一然後發生者本焉事貞夫一然後無窮者出焉故曰事之幹也是知貞乃亨利之所終而元之所始猶剝有不食之果升有不息之貞所謂幹也文言而下凡六節或以天氣

或以人事或參天人之義以發揮四德六爻之義

諸卦皆無文言獨乾坤有之者葢乾坤者易之縕

諸卦義皆縕藏於其中亦猶天地之大無一物之

不備也

君子體仁足以長人嘉會足以合禮利物足以和義

貞固足以幹事君子行此四德者故曰乾元亨利貞

體元而在我則爲仁仁者宜在高位故足以長人

一國施仁則一國愛而戴之一家施仁則一家愛

而戴之是知體仁者雖不期以長乎人而自有爲

人愛戴推尊之理豳人之歸太王天下之歸于周

者以其有長人之仁而人心惓惓自不容釋猶萬
物發育乎春而震爲長子也君子體乾之亨會聚
衆美斯可以合禮如男女以亨嘉而會合則有婚
姻之制少長以亨嘉而會合則有鄉飲之序君臣
以亨嘉而會合則有朝聘之儀是嘉美之會足以
合禮文之盛猶萬物相見乎離而離爲文明也說
以使民則民忘其勞說以犯難則民忘其死七月
之一詩東山之四章忘勞忘怨之義也先王之於
民勞之所以逸之殺之所以生之故能殺之而不
怨利之而不庸此利物足以和義之意猶萬物彫

辨於秋而説言乎兌也事以智謀物以智創智而
不正則事變得以搖之謀而不正則異議得以屈
之守而不固則衆力得以傾之故曰貞固足以幹
事猶萬物終藏於冬而成言乎艮也君子體此四
德而在我則我之四德即乾之四德故曰乾元亨
利貞
初九曰潛龍勿用何謂也子曰龍德而隱者也不易
乎世不成乎名遯世无悶不見是而无悶樂則行之
憂則違之確乎其不可拔潛龍也
龍德而隱未見知於時然聖人存其在我者而知

與不知非所計也故遯世無悶聖人無心於隱顯
而不成乎名故不見是而無悶道在所樂則行之
而不疑外在所憂則違之而不顧憂樂一徇乎道
而從違不係乎人確乎有守而不變此時乎而潛
者所養如是中庸曰國有道不變塞焉強哉矯國
無道至死不變又曰君子依乎中庸遯世不見知
而不悔惟聖者能之其潛龍之德歟
九二曰見龍在田利見大人何謂也子曰龍德而正
中者也庸言之信庸行之謹閑邪存其誠善世而不
伐德博而化易曰見龍在田利見大人君德也

九二以龍德居中則位在所略而德在所先故以龍德正中言之正中者如日必作夜必息寒必裘暑必絺適其中而無過不及故曰正初之潛三之惕或過或不及而勿用厲無咎之不免惟二有正中之德而無虧欠不全之處發而爲言則皆中庸之言而無不信制而爲行則皆中庸之行而無不謹著誠去僞而邪妄不得以干吾之防德雖足以善乎世而未嘗有矜伐之心內外交相養如是則輝光日新溥博淵泉大而化之謂聖矣則九二雖未有君人之位已有君人之德矣故聖人特引易

曰見龍在田利見大人而以君德稱之

九三曰君子終日乾乾夕惕若厲无咎何謂也子曰君子進德脩業忠信所以進德也脩辭立其誠所以居業也知至至之可與幾也知終終之可與存義也是故居上位而不驕在下位而不憂故乾乾因其時而惕雖危无咎矣

九三處人道之危而能無咎者進德脩業而已忠信也者所以爲進德之階脩辭立誠所以爲居業之地然進德脩業初無定法知至者已至之功也知終者未至之功也知其已至者既能至之非見

幾之明者能之乎知其未至者復能終之非擇義之精者能之乎如是則以此處上雖受天下而不爲泰吾何驕以此處下雖簞瓢陋巷而樂不改吾何憂德業兩盡而驕憂兩忘雖處危厲而無咎也

九四曰或躍在淵无咎何謂也子曰上下无常非爲邪也進退无恆非離羣也君子進德脩業欲及時也故无咎

上下無常以其位言之也進退無恒以其心言之也上下無常非爲邪以于時進退無恒非離羣以自利進德脩業欲及其時以盡性分之所當盡故

處難處之地而无咎

九五曰飛龍在天利見大人何謂也子曰同聲相應同氣相求水流濕火就燥雲從龍風從虎聖人作而萬物覩本乎天者親上本乎地者親下則各從其類也

萬物聲應氣求各以類應然水流濕而不就燥火就燥而不流濕雲一於從龍風一於從虎故萬物皆以類相與非其類者不與也不類於物而能類物者聖人也出乎其類拔乎其萃物孰能類之惟其道至公也故於物無私大同也故於物無異萬

物無不由其道此聖人作而萬物無不覩之也本
乎天者其性親上本乎地者其性親下各從其類
如是葢不斯然而然也
上九曰亢龍有悔何謂也子曰貴而无位高而无民
賢人在下位而无輔是以動而有悔也
有位則貴未有無位而貴者有民則高未有無民
而高者上九非無位也以驕於貴而失其位非無
民也以窮於高而失其民非無輔也以亢於上則
賢者安於下而不爲輔又何動而不悔哉
潛龍勿用下也見龍在田時舍也終日乾乾行事也

或躍在淵自試也飛龍在天上治也亢龍有悔窮之災也乾元用九天下治也

微而在下故勿用時舍者時止於此終日乾乾行其進德脩業之事而巳或躍在淵自試其德業之成否飛龍在天則居上而治龍德而至於亢窮不知變宜其災也乾元用九者四時之運九十日而變變則復元故乾用九在元窮則變變時通而天下治

潛龍勿用陽氣潛藏見龍在田天下文明終日乾乾與時偕行或躍在淵乾道乃革飛龍在天乃位乎天

德亢龍有悔與時偕極乾元用九乃見天則
冬之藏也不固則夏之發也不茂潛藏於始者乃
所以振發於後九二龍德著於在田之日而天下
已被其文明之德與時偕行者時乎進德脩業故
不得不與之偕行也乾道乃革者九四雖未至於
飛龍位天德而乾道至此已革矣乾道既革進至
於五則飛天矣乃位乎天德者九五天位所以位
乎天德出寧之君與時偕極者時既極而不知變
是與時偕極也乾元用九乃見天則者乾用九在
元九十日而變乃見天之法則不可易也元者始

也九十日則復始用九則不與之偕極矣

乾元者始而亨者也利貞者性情也乾始能以美利利天下不言所利大矣哉

此合四德而言之乾元不止於始而已由始而亨亦元也利貞者性情也乾之性無不利猶人之性無不善人之情有邪有正乾之情則無不正葢正大而天地之情可見矣乾始能以美利利天下始者元也美者嘉之會也利者乾之性無不利也乾既無不利則言其所利反不足以盡乾故不言所利大矣哉乃贊明不盡之意

大哉乾乎剛健中正純粹精也

乾之大不可以一理盡故總剛健中正純粹精七字以形容之盖六爻純陽爲天下之至剛剛動不息爲天下之至健潛見躍飛皆得其中進退存亡不失其正積剛健中正以極於純粹精然後足以形容乾之一字聖人又發揮於六爻以旁通曲暢其情意一卦六位皆乘以六爻之陽以御天而運行六龍者六陽也乾之運用正象乎天六陽之氣升而爲雲降而爲雨而天下無不得其平則乾之功用博矣敢問純粹精何别姑借米喻之不雜之

謂純去其糠粃之謂粹除其糟粕之謂精又以六爻旁通諸卦初九變為姤之初六則龍變為魚九二變為同人之六二則文明以健九三變為履卦之六三則履虎尾咥人凶九四變為小畜之六四則血去惕出九五變為大有之六五則離明當天上九變為夬之上六則剛長乃終又以六卦旁通乎六十四卦其意莫不該貫乃見乾之六爻發揮有無窮之義

君子以成德為行日可見之行也

成德者德之全也一毫虧缺不足謂之全德既成

矣而行因之以著非德之外有所謂行也潛龍雖有聖人之鎡基猶待養之而後成隱而未見其德尚微未及於見也行而未成其功尚微未至於成也是知初之弗用非不用也養其德以大其用也

君子學以聚之問以辨之寬以居之仁以行之易曰見龍在田利見大人君德也

君子之德至於中而止學以聚之所以會此中也問以辨之所以擇此中也寬以居之所以守此中也仁以行之所以用此中也故雖在田而有君人之德回問爲邦雍可南面其潛龍之德歟

九三重剛而不中上不在天下不在田故乾乾因其時而惕雖危无咎矣九四重剛而不中上不在天下不在田中不在人故或之或之者疑之也故无咎

三四介乎四剛之間承乘皆剛而不中故三不免危四不免疑九四於乾道乃革之際尤所難處於此而能自疑知進德而不求進位何咎之有

夫大人者與天地合其德與日月合其明與四時合其序與鬼神合其吉凶先天而天弗違後天而奉天時天且弗違而況於人乎況於鬼神乎

中天地而立稟陰陽粹精之氣而爲人其初未嘗

不與天地相似也惟其不能體天地之大養其小
體爲小人則與天地異矣大人者惟能全正大之
理抱陰陽之粹故能參天地日月四時鬼神而無
間葢天地者陰陽之體日月者陰陽之精四時者
陰陽之變鬼神者陰陽之靈乾之二五利見天地
合德也六位具坎離日月合明也行此四德四時
合序也潛見躍飛變化不測鬼神合吉凶也夫然
後建大中兼三才超乎數而不囿乎數理在我則
是我先乎天而天不違乎我理在天則是我後乎
天而我不違乎天天時即元亨利貞運行不息者

以天之大且不我違則人鬼可知矣

亢之爲言也知進而不知退知存而不知亡知得而不知喪其惟聖人乎知進退存亡而不失其正者其惟聖人乎

亢者中之反天下之理至於中而止上九過乎中不知進極必退存極必亡得極必喪能無亢乎聖人非能有進而無退有存而無亡有得而無喪也惟能體乾之變用剛之正知進知退而不牽於進知存知亡而不囿於存知得知喪而不係於得進退存亡得喪一付之數而在我無成心達時之變

而處之皆得其正如權萬變而衡常平時萬變而中常在曾何亢悔之累哉兩言其唯聖人乎深以歎唯聖人處此然後能不失其正也又乎疑辭也言其不止於聖而極於神矣言進退存亡而不言得喪者葢時有進退存亡而我無得喪所以為聖人也

又大明終始六位時成說

元者陽用事之始亨者陽用事之終自春徂夏物之見乎離則陽之終始大明矣終始旣大明則六爻之位自一陽來復推而至上九六位各得其時

成六位之功旣成玆乾所以乘六龍而御天也此說亦通

䷁ 坤下坤上

一中畫三積一二三總之而爲六

坤元亨利牝馬之貞君子有攸往先迷後得主利西南得朋東北喪朋安貞吉

萬物資始於乾資生於坤故元亨之德同乾以剛健爲貞坤以柔順爲貞故利貞之德異牝馬之貞者乾龍變化極於飛天坤馬柔順終行地盡變化者君之象柔順者臣之道牝馬取其健不勝潤也

人臣之道患在健勝順牝馬之貞則健不勝順矣健不勝順則患其柔佞而入於邪君子有攸往則不至於爲邪矣葢君子於仁也柔於義也剛健順兩盡也乾爲馬坤以柔順變之則爲牝馬坤爲牛離得坤之正性則爲牝牛易之取象旁通不拘王弼曰義苟在健何必乾乃爲馬爻苟合順何必坤乃爲牛卽此意也先迷後得主利者牝雞無晨西雲不雨先則失道而迷女待男行臣待君唱後則得主而利主猶守也後得主作一讀且以八卦致用之序觀之乾統三男於東非坤統三女於西南

西南三女之位得朋也東北三男之位喪朋也人臣貴乎喪朋以事君不貴乎得朋以爲黨安貞吉者以順爲貞也
彖曰至哉坤元萬物資生乃順承天坤厚載物德合无疆含弘光大品物咸亨牝馬地類行地无疆柔順利貞君子攸行先迷失道後順得常西南得朋乃與類行東北喪朋乃終有慶安貞之吉應地无疆
乾曰大哉坤曰至哉大言其尊有始之義也至言其極有終之義也大則無方至則有所矣始則未生終則成形矣盖月本無光承日之光坤非有元

資乾之元坤之資生所以承乾道之資始坤之厚載所以合乾德之無疆此坤之元即乾之元也無所不容曰含弘無所不達曰咸亨不以惡物而廢容載者含弘也不以僻陋而廢廢生者咸亨也坤之含弘光大莫不承乾之施而後亨此坤之亨即乾之亨也坤爲牝馬即地之類若良馬老馬乃乾之類非地類也坤至柔而動也剛牝馬至順而行則健以健濟順故能任重而致遠行地而無强此坤之利貞所以異乎乾之利貞也柔順而不貞乃小人之所尙柔順而利貞乃君子之所行也先則

迷而失其道後則順而得其常西南得朋則陰類
愈盛雖得何益乎東北喪朋進與陽交雖喪何損
乎故得朋則徒與類行而無交感化生之功喪朋
則進與陽交而有君臣會聚之慶故京氏易傳曰
女既嫁降父之服臣既仕先公後私言臣妾之道
自其夫與主之外則皆私也人臣而能安於貞斯
可以應地無疆蓋地惟其安於貞故能載華嶽不
以重而壓振河海不以深而洩此地之悠久無疆
也應地無疆則與之同是悠久矣乾之君子行此
四者故曰乾元亨利貞坤之君子安貞之吉則應

地之無疆道不虛行只在人爾坤之一彖其致意
於貞者二其言無疆者凡三豈非正固乃其本無
疆乃其用至於應地無疆則爲臣之義盡矣
象曰地勢坤君子以厚德載物
隤乎宅卑者地之勢坤之德則取其至卑而至厚
故能載物而無疆乾之大象言健坤之大象不言
順而言厚者凡天下之逆者皆薄也自厚德之君
子觀之安有毫髪之不順哉故言厚則順在其中
而順未必能兼厚也德之薄者驕矜自高傾危必
至巳且不能自持况載物乎乾之象不言乾乾之

德不可盡也惟健其庶幾焉坤不言順者順之爲德未足尚也有坤之厚斯足尚矣

初六履霜堅冰至象曰堅冰至陰始凝也馴致其道至堅冰也

聖人於陽護其微而戒之於始於陰則防其漸而絕之於終初六微陰始生而曰凝者陰性慘而行疾纔生則凝天地陰陽迭相往來其來必有所自其往必有所藏當盛暑之時地下愈深愈寒陰氣之凝也蓋自此始豈不曰履霜乎特以盛暑之月人不之覺爾馴而致之其終必至於堅冰而後已

姦子賤子之禍常萠於國家之盛時而不覺非智
者孰能察之田氏簒齊來於威公之霸六卿分晉
肇於文公之興趙高之姦蓄於始皇之時竇憲之
亂始於光武之世司馬懿之禍生於魏武之手五
胡之亂基於平吳之後皆當其盛時而不之覺也
六二直方大不習无不利象曰六二之動直以方也
不習无不利地道光也
六二居中得正盡地道者也中則不倚故直正則
無邪故方直則不阿曲以從人方則不詭隨以徇
物所以充實光輝而至於大也乾之大則極而至

於聖坤之直方至於大而止矣入聖則未優爲賢

則已至故以直方大言之君子靜而涵養者無非

中正動而發見者無非直方蓋惟天下至靜爲能

動至柔爲能剛六二居卦之中處地之正宜若靜

而不動矣今乃以動言者靜其本而動則其用

也以柔居柔宜若諂曲而不能方此言直方者中

則直正則方也卦之六爻惟六二處地道之正位

故直方之義發於此六二靜而中正動而直方乃

出於性之所蘊德之所有及因事發見則皆自然

而然非有所習而後能也葢有所習而利則所見

於所習習則利不習則不利不習無不利者皆出於自然而然果何待於習又何施而不利哉茲所以爲臣道之盛而地道之光也

六三含章可貞或從王事无成有終象曰含章可貞以時發也從王事知光大也

六三以陰居陽內明外晦有章美之才而不自炫罹臣道所當然也三惟含章然後可貞苟自曜其才則失正矣盖人臣而自曜其才美鮮不爲才美所累者惟養明於晦藏智於愚庶乎其可貞也至於或從王事之際則無以成功自居惟代君以有

終而已葢不盡心於從事則爲不忠不歸功於其上則爲不智必全保身之哲審從事之宜則其含章不發者終於必吐特以時而發則材足以任事智足以達權而其智光大足稱矣

六四括囊无咎无譽象曰括囊无咎謹不害也

四陰旣長之時君子好遯之日也當危行言遜以包周身之防括結也囊所以藏也斂其才智而韜藏之則是非兩忘毁譽無由至矣天下皆知毁之爲害而不知譽之尤爲害也當小人浸盛之時而有譽於世取禍之道也乾之潛龍隱而養德將以

致用也坤之括囊退以避禍處於無用也潛龍當一陽之始生括囊當四陰之浸盛處所之位有不同也而括囊之義爲引身而退者設也若夫立人之本朝而括囊以自全首鼠而兩可特張禹蘓味道之流爾豈六四之義哉

六五黃裳元吉象曰黃裳元吉文在中也

易首乾坤以嚴君臣之分五君位而坤以臣處之衣在上以象君裳在下以象臣五雖尊位而裳則臣象也乾六爻皆君象故九二在下而曰龍坤六爻皆臣道故六五雖居尊而曰裳黃者土之正色

其文美其性順六五以中德居尊位以順德守臣節寧有不吉哉元吉者自天祐之故曰元吉五以臣道居尊位上不追而下不疑如伊尹攝政以訓大甲周公攝政以朝諸侯而有辭永世德音不瑕非文在其中而美之至者能如是乎

上六龍戰于野其血玄黃象曰龍戰于野其道窮也

六陰極於亥純坤用事之時也一陽雖未生而乾實位乎亥此陰陽氣爭君臣分雜之際故曰龍戰于野其血玄黃當陰極之時而以龍言之不與陰之意也龍本飛天而澤物今乃戰於原野之間蓋

陰恃其盛而不退以逼陽聖人推陰數之極其道必窮故曰龍戰于野其血玄黃陰盛陽微其勢必爭能無戰乎玄黃雖雜雌雄必決能無傷乎血陰類雖玄黃尚雜而陰有必傷之理故以血而言

用六利永貞象曰用六永貞以大終也

乾用九在元所以大其始坤用六在貞所以大其終人臣之道保其初節易保其終節難惟能安貞於始斯能永貞於後矣乾大其始坤大其終所謂德合無疆也或問坤用六何以配乾用九蓋六者六甲之數也四時之運九十日而變六甲之數六

十日而周故四九三百六十六六亦三百六十此
九六之數所以爲乾坤之用也或曰乾坤用九六
其數旣然矣敢問九六之所由本曰天地之生數
五天一天三天五倚之而成九地二地四倚之而
成六說卦曰參天兩地而倚數此明九六之本也
文言曰坤至柔而動也剛至靜而德方後得主有常
含萬物而化光坤道其順乎承天而時行
乾體剛健貴乎純粹坤體柔順貴乎剛方使坤一
於柔而動不剛一於靜而德不方則違牝馬之貞
昧坤順之義故柔者坤之體剛者坤之用靜者坤

之性方者坤之德用根於體而德出於性以此待
陽之倡則後得主而有常以此承天之施則含萬
物而化光坤道其順乎言其不止於順也必順中
者健然後足以承天而時行時行者承天而行時
發者從事而發則知坤之行以承天而時行非如
乾之行健不息也
積善之家必有餘慶積不善之家必有餘殃臣弒其
君子弒其父非一朝一夕之故其所由來者漸矣由
辨之不早辨也易曰履霜堅冰至葢言順也
善惡之積非朝夕之故慶殃之來非朝夕之間其

所由來者漸矣故積善而成君子易以陽象之及
陽氣剝盡而成坤則君子之道有時而消矣然一
陽復出而爲震者餘慶之不泯也積惡而爲小人
易以陰象之然陰氣決盡而爲乾則小人之道有
時而亡矣然一陰旣始而爲巽者餘殃之猶在也
善積於前慶鍾於後惡積於身禍及子孫天道好
還事理必至猶陰之始凝順而長之則至堅冰矣
直其正也方其義也君子敬以直內義以方外敬義
立而德不孤直方大不習无不利則不疑其所行也
惟正故直惟義故方直以言六二之正方以言六

二之義然先言正義而後言敬義者葢地道貴正故以正言之君子體坤之正必敬以直內然後不流於邪僻所以為正也君子體坤之義斯度宜以方外然後不捨巳以狥外所以為義也敬義並立直方兩全則推四海而準通蠻貊而行其德斯不孤而立矣德至於不孤則其直方之理大矣以之遇事則皆其涵養者為有素又豈待習而能何不利之有

陰雖有美含之以從王事弗敢成也地道也妻道也臣道也地道无成而代有終也

郤曰陽知其始而亨其成陰效其法而終其勞六三含章不曜不居其成乃人臣所當然曰地道也妻道也臣道也知斯三者之義則知地道當無自專以居其成有代終以任其勞而已

天地變化草木蕃天地閉賢人隱易曰括囊无咎无譽葢言謹也

天地交通則聖人出而萬物咸亨天地不交則賢人隱而萬物閉塞葢互文以見義天地變化則微而草木莫不蕃殖况其大者乎天地閉塞則大而賢人尚且隱遯况其小者乎君子於此身隱而名

不彰所以遠害也乾之初九龍德而隱者以陽尚微坤之六四臣道而隱者以隱大盛君子之隱顯隨時而已

君子黃中通理正位居體美在其中而暢於四支發於事業美之至也

黃言色之美黃中者美在其中也中有至美斯能達逆順之理而無所蔽故能正大臣之位而無僭上之嫌居大臣之體無侵君之失有諸中而形諸外故暢於四支發於事業而不可揜豈不爲美之至哉

陰疑於陽必戰爲其嫌於无陽也故稱龍焉猶未離其類也故稱血焉夫玄黃者天地之雜也天玄而地黃

疑似也陰盛則似陽勢盛體敵其終必戰爲其嫌於無陽也故稱龍以正其名猶未離乎陰之類也故稱血以示其傷曰玄黃者天地尚雜陰陽未辨也及玄黃既判則如天冠地屨之不侔豈可得而雜哉故天玄而地黃

䷂ 震下坎上

乾坤之後繼以屯彖者屯爲人道之始必立之君

蒙爲人之幼穉必立之師君子之任與天地並此屯蒙所以繼乾坤之後也天地旣判以造化之權付之三男故屯以震坎成卦長男與中男用事也蒙以坎艮成卦中男與少男用事也自乾坤而下卦之備坎體者六震主長子之器艮處少男之位而居中用事極天下之至勞者惟坎而已此一六所以爲水數天地造化於此而分君子經綸由玆而始也邵堯夫曰天向一中分造化人於心上起經綸蓋知此意

屯元亨利貞勿用有攸往利建侯

屯為人道之始故元亨利貞之辭與乾同乾坤易簡盡於二卦而無遺人道多端雜見於六十二卦而後備此元亨利貞之理與乾異也屯之元亨謂當屯之時實有大亨之理屯之利貞謂當以貞固守正為利君子於此能固守其正則可以經綸天下矣震動在後坎險在前屯難方興處康屯之任者當勿用有攸往往則陷於險而民失所依矣惟眾建諸侯以司牧之乃康屯之利也易言利建侯者屯豫二卦蓋天下方屯人心未寧則急於立賢以牧養斯民天下已豫四方無虞則大封諸侯以

蕃屏王室建侯雖異而所以爲利則一也屯豫建
侯皆有震體
彖曰屯剛柔始交而難生動乎險中大亨貞雷雨之
動滿盈天造草昧宜建侯而不寧
坤一索於乾而得震故曰始交再索於乾而得坎
故曰難生此乾坤之剛柔始交也以六爻言之九
五之剛始交乎六二之柔而六二之柔乃有乘剛
之難此二五之剛柔始交也大凡陽氣困於陰盛
之時君子處於小人未退之際皆爲屯之世也六
子之序震爲長子而坎次之屯之爲卦震在下而

坎重焉坎險在前雷雨未作膏澤未降非屯難之象乎大亨貞者於屯難之中固有大亨之理而處康屯之任者必知大亨貞之義蓋雲雷未作雨澤未及物則爲屯雷雨既作澤已及物則爲解此言滿盈者及其既亨則必有滿盈之理也天造草昧宜建侯而不寧者蓋草而未齊昧而未明天之造化萬物其始皆然也治之未定猶草而未齊功之未成猶昧而未明此康屯之始也故天造之始草昧而已成之者六子也何爲之有哉君之致治造始而已何爲之有哉然天雖付於六子而其運未

嘗息君雖付於諸侯而其心未嘗寧故人君之康屯不必親往而後有功建侯以代之而已雷雨之動其氣已滿盈乎天地之間物雖未生而已有奮發之意天造之始雖尚草昧而已有㓗齊之理人君當草創之始紀綱法度猶未遑立聲明文物猶未大備宜建侯以助安民而不自安也

象曰雲雷屯君子以經綸

乾坤不自任其勞付其用於震坎此雲雷所以爲亨屯之象也然雲布於上雷動於下雖未成澤而震動絪緼之氣已有解散之理此天下所以有待

乎君子之經綸之大起於一心惟因性循理無汩其序則有條而不紊矣易以坎爲水爲雨爲泉言其功巳及乎物惟屯施未行需須有待獨爲雲象

初九磐桓利居貞利建侯象曰雖磐桓志行正也以貴下賤大得民也

磐言其居安桓言其威壯當屯之時弱者不能自立必依於强以有立初以陽剛在下衆心所恃以爲安者磐桓居貞而不敢輕動然屯難方興非衆建諸侯以爲助豈能獨濟乎故繇言勿用有攸往爻言利居貞卽此意也方天地肇判君臣未立鹿

豕狉狉草木榛榛斯民趍走不足以避利害羽毛不足以禦風寒爪牙不足以充嗜欲必求其強且大者而庇焉此后王君公所由立也故聖人推本建侯之義旣言於卦之繇又言於爻之初初九雖在下然繼乾坤之後居屯難之始濟屯之責實在乎此則知初之所以磐桓者志於行正而已行正者出斯民於屯難之中也易以陽爲貴陰爲賤初能以一陽之貴下二陰之賤實爲卦主故建侯之辭與彖辭不易互體坤爲衆爲土震爲長子有得民之象孟子曰得乎丘民而爲天子況於大得民

乎初雖非君位而能大得乎民則有君道矣民捨此將安歸乎初九以貴下賤而大得乎民九五以剛居尊而尤屯其膏民心無常撫我則后是知屯之九五不取君位子曰易之興也其當殷之末世周之盛德邪於此可見

六二屯如邅如乘馬班如匪寇婚媾女子貞不字十年乃字象曰六二之難乘剛也十年乃字反常也

六二當屯邅之時上應於五乘馬班如而不進者以其迫近於初九之陽剛然初九非爲巳之寇難乃欲與之爲婚媾而六二守正無與之字育之理

必至十年天地之數周而屯難之數極知五之不可與有爲乃與初有主育之功聖人謂六二之難以其乘初九之剛而迫近之始則守正不字至於十年乃字者反經而合乎道也故曰反常此箕子佯狂爲奴卒爲武王陳洪範之象

六三即鹿無虞惟入于林中君子幾不如舍往吝象曰即鹿無虞以從禽也君子舍之往吝窮也

六三以柔居剛不中不正處屯難之時居震動之極貪於所得而不虞後患陰性晦昧不知擇主而從之猶人之即鹿欲動於中見昏於外但入于山

林草莽之中迷惑失道而巳果何益哉夫若君子見幾而作以其往必有咎不如舍之爲愈六三旣有往吝之戒又有君子幾不如舍之辭者何也蓋自三至五互體艮艮爲山有林中之象又爲止有見幾而止之象君子於此則見幾而作小人於此則往吝而窮惟其所擇而巳往吝窮者往則必吝猶不攺必至於窮吝者有過而憚攺之意也

六四乘馬班如求婚媾往吉无不利象曰求而往明

四與初爲正應初震體爲折足之馬而四乘之猶

班如而不進者必待求而後應也孟子曰仕惡不
由其道不由其道而往者與鑽穴隙之類也六四
待求而往故其往則吉無不利葢往與初九成康
屯之功以弘濟斯民則舉天下皆蒙其利矣六四
舍屯其膏之主以從大得民之君非見幾之明能
如是乎此爻有微子去之象
九五屯其膏小貞吉大貞凶象曰屯其膏施未光也
九五以剛居尊處屯難之時既不能衆建諸侯與
天下同其利而使初九磐桓居貞以得民於下又
不能親附大臣資以輔佐而使六四乘馬班如以

往應於初上下之情不通而德澤不加於民此屯
其膏之象也小而爲一國之主不侵君以得民以
此爲貞則凶豈不有乖於大亨貞之義處屯難之
中不能弘濟博施以拯斯民又何光大之有坎爲
雲而未雨有屯其膏之象此爻象殷之末世
上六乘馬班如泣血漣如象曰泣血漣如何可長也
二之班如待時而字四之班如待求而往上之班
如果何時耶處屯難之極近屯膏之主是雖泣血
漣如以諍之適足以殺其身而已又何可長哉原
其設心爲巳計則愚爲君計則忠有比干諫而死

之象坎爲薄蹄之馬上六乘之終無出險之期故班如而不進坎爲血卦泣血言憂傷之深漣如言其續出而不止又乘馬班如欲應六三卽鹿無虞非才妄動之小人至於泣血漣如何可長也

䷃ 坎下艮上

古之學者必有師而盛德之君亦尊道德而師之堯學於君疇舜學於務成昭禹學於西王國湯學於伊尹武王學於尚父成王學於周公皆以萬乘之君而學於其臣者也

蒙亨匪我求童蒙童蒙求我初筮告再三瀆瀆則不

告利貞
蒙雖匆穉有可亨之理蒙之所以亨者非我求彼
必待童蒙求乎我則有可亨之理使其不求而不
告之憤悱之機未達玩褻之心已生雖告猶不告
也我指九二而言童蒙指六五而言五艮體艮爲
少男童蒙之象也我者以道自任之辭周召告成
王皆以我稱孟子曰以位則子君也我臣也以德
則子事我者也奚可與我友筮所以決疑蒙之求
我亦所以決疑蒙者精一以筮之教者精一以告
之至於再三則其志不專宜其不告也然不告之

告乃所以瀆告之也利貞者教者學者皆利乎貞

正固精一所以為蒙之利貞

象曰蒙山下有險險而止蒙蒙亨以亨行時中也匪我求童蒙童蒙求我志應也初筮告以剛中也再三瀆瀆則不告瀆蒙也蒙以養正聖功也

山在前而其下有險人之情見險必止蒙之象也然險而止者乃所以求其亨通也故蒙有可亨之道必求其所亨通之地而道達之則蒙者亨矣得其時中則蒙無所不亨葢當其可之謂時適其時之謂中志應者彼求則有志我應之是應其志也

如彼無其志我求以發之彼豈應哉人以精意求
決於我如初筮於神是可告也剛中者誠實不變
也初筮而告之者專一於中無所或撓如其有玩
我之心至于再三則雖告猶不告也如是則非惟
蒙瀆我而我亦瀆蒙矣蒙至於瀆則適以滋其蒙
爾瀆猶衣之汗瀆久而益滋故瀆有滋意洪範休
咎之證曰聖時風若蒙常風若是知蒙者聖之反
蒙之與聖在乎養不養之間爾蒙以養正如至大
至剛以直養而無害之意加以一毫人爲則非養
正之義於童蒙之初而養其正則渾然天理而不

汨於人爲玆乃作聖之功用

象曰山下出泉蒙君子以果行育德

大象坎體言泉惟蒙一卦泉出於山達於江河放乎四海混混然不捨晝夜其孰能禦之君子養源於一性之間及其盈科而進成章而達必果其行勿使或壅育其德勿使易涸此有本者如是果行育德其終不至於聖不止也

初六發蒙利用刑人用說桎梏以往吝象曰利用刑人以正法也

初六陰柔微而在下倥侗顓蒙愚而無知者也將

以開發其蒙利用正法以爲之儀刑刑如刑于寡妻刑于四海之刑所以儀刑之者特用以說其桎爾過是以往則吝益發蒙之道止於如是不可過也正法者正規矩典刑以示之一說刑如朴作敎刑之類乃是發蒙之具若以爲刑殺則非也桎梏顏次仲以爲昏蒙之桎梏此說爲優

九二包蒙吉納婦吉子克家象曰子克家剛柔接也

九二陽剛誠實爲亨蒙之主以我之有餘包蒙之不足蒙指六五童蒙而言九二剛中與六五爲正應其所以包蒙而獲吉者必待六五謙虛以下於

我如人之納婦先備六禮以下之此納婦之義也人君以禮而下於我致謙以尊乎道此九二包蒙之吉由六五能盡納婦之禮而有是吉也則爲之臣子者始得以負荷其國家之事由其剛柔交接而然也如湯幣三聘伊尹學焉而後臣然後伊尹得以任天下之重

六三勿用取女見金夫不有躬无攸利象曰勿用取女行不順也

學者之義當謹其所從六三於上九正應也然剛強不率非所當從九二之於六三非應也然九二

爲亨蒙之主義之與比六三不中不正不能擇義而從之猶女子之有行也苟見剛强之夫遂委巳而從之其所守不正所行不順果何所利哉蓋捨九二亨蒙之主而從上九之正應然上九剛强不幸在所當捨苟徃而應之其行若順而實不順

六四困蒙吝象曰困蒙之吝獨遠實也

學者之從師猶陰之順陽月之承日也故以虛從實則有益六四困而不學不能資誠實之賢以啓迪其心則愚斯爲下矣吝有憚改之意六四無應於二而又乘承皆陰故有獨遠實之意

六五童蒙吉象曰童蒙之吉順以巽也

困而不學者困蒙也謙虚受益者童蒙也古之賢君自處以寡昧退托於未明聰明膚智守之以愚富有四海守之以謙舉天下片善寸長悉歸諸己江海所以王百谷者以其能下也九五屈至尊而學於九二之臣則不挾貴矣謙冲退托以童蒙自處則不挾長矣有尊道貴德之誠則不挾賢夫如是則誰不輕千里而樂告之以善道順以巽者盖順巽以入於道也

上九擊蒙不利爲寇利禦寇象曰利用禦寇上下順

也

上九過剛而處一卦之上昏蒙之極者也方且強梗而不率怙終而不悛如舜之有苗周公之三監孔子之少正卯在所當擊而不容恕非如初六正法之所能化也火炎崑崗玉石俱焚為寇也殲厥渠魁脅從罔治禦寇也去其強梗不率之上九則上下斯服從其教而無不順矣

䷄ 乾下坎上

天一生水所以為造化之始乾坎氣交所以致造化之用邵堯夫曰水天無應不成需即此意也乾

下坎上爲需所以象人君下其臣同心相需以成
事功也蒙以待賓師需以合臣鄰人主能尊尚師
傅以道問學又能需臣鄰以成事功則天下之治
以次而舉此需所以次蒙卦之六畫坎中一陽有
□三陽之意六四一陰有阻三陽之意上六一陰
有退避三陽之意
需有孚光亨貞吉利涉大川
君臣相需以誠意交孚爲先故以有孚爲本中充
是有孚至於光明盛大則亨貞固守此則吉武王
曰予有亂臣十人同心同德心德既同何難不濟

是知有孚乃相需之本涉川乃相需之功

象曰需須也險在前也剛健而不陷其義不困窮矣需有孚光亨貞吉位乎天位以正中也利涉大川往有功也

人情處平夷則舒緩遇險阻則危懼葢投戈散地則六親不能相保同舟而濟則胡越何患異心詩曰人涉卬否卬須我友是知人之涉難必相須以濟也方坎險在前必有所待是人情危懼之時也又有乾體剛健之材何向不濟故知險而能有所待則非險之所能陷也如是則雖處險難之際而

無困窮之理需所以能盡有孚光亨貞吉之義者
九五之君位乎天位居所得致需賢以濟不先時
而起不後時而趨適其中故曰正此所以涉大川
而利往則必有功

象曰雲上於天需君子以飲食宴樂

雲上於天萬物所需君子宴樂天下所需君子飲
食宴樂豈尸位素餐哉必施其澤於民而後巳文
武燕朋友故舊成王燕羣臣嘉賓其飲食宴樂者
皆所以合其歡而盡其心也葢無事而定交然後
有事則可以相助無難而好合然後有難可與共

濟此飲食宴樂之義

初九需于郊利用恆无咎象曰需于郊不犯難行也利用恆无咎未失常也

人情將有所爲必有所需三陽在下同心而進以爲九五之援聖人不慮其不能濟而慮其急於濟也故戒之曰利用恆無咎利用恆者處之若無也夫可濟而不濟則爲失時未可濟而求濟則爲躁進郊者遠於險之地也雖去險尙遠而先事以待之此需于郊之義也惟先事以爲之備而又能鎭靜持重以乘時雍容暇豫以應變酬酢有裕而不

失其常何至於犯難而行哉蓋初九以剛健之材遇險難之方作而需于郊以待之可謂臨事而懼先事而防者矣惟處之若無而不失其常所以成其功於後日也

九二需于沙小有言終吉象曰需于沙衍在中也雖小有言以吉終也

沙近水而能制水九二剛中近險而能制險二陽上進陰據其位猶未退聽雖小有言君子不之恤也蓋君子寧受小人之怒而不寧貽國家之患九二以剛居中優游寬衍而得制險之道今雖有言

終必獲吉故君子於此要其終不計其始

九三需于泥致寇至象曰需于泥災在外也自我致寇敬謹不敗也

泥者水之瀕九三與坎爲鄰故稱泥六四居坎體之下坎爲盜故有寇盜之象致如春秋致師之致

九三居瀕險之地與三陽相須以濟險寇我之來由巳致之豈容畏避災難在外而能儆謹於內合三陽以同心協力庶可保其不敗不言有功僅言不敗者亦臨事而懼之意象言剛健而不陷正指此也葢乾體剛健尤戒躁進苟不敬謹以待之一

不成而萬有餘喪矣晁錯之削七國庾亮之召蘇峻未必皆非而幾至於覆邦豈非輕躁寡謀徒致寇至而不知敬謹之義乎

六四需于血出自穴象曰需于血順以聽也

六四一陰居三陽之上以阻其進然三陽與九五同心相需以濟險非六四之所能阻也及三陽並進一陰不足以敵之而為之所傷然後下從初九順以聽乎君子之命故雖有需于血之傷而不至於大凶血者陰之傷也葢小人失勢然後聽命於君子君子雖得志而不害乎小人此爻曲盡君子

小人之情狀

九五需于酒食貞吉象曰酒食貞吉以中正也

九五倚三陽之助成濟險之功能以飲食宴樂固結羣賢之心而不暱比乎六四之一陰其爲貞吉可知矣君臣上下以志相投以道相與交孚無間如鹿鳴之燕羣臣嘉賓成王之燕及朋友非君臣上下况湎淫佚之比曰酒食貞吉以中正也又酒所以養陽食所以養陰中正所以養心九五位乎天位以應天下之所需如雲上於天以應萬物之所徯需于酒食象天下之求養於君安得人人而

給之但以中正之德應天下之需而已

上六入于穴有不速之客三人來敬之終吉象曰不速之客來敬之終吉雖不當位未大失也

需卦二陰皆爲險者也四以君子爲可陷故傷而出自穴上以君子爲可敬故安而入于穴穴者陰類之所安也三陽相需上行有不速之象而上六敬以待之是能棄小人之類以從君子豈不以吉終乎故雖以不仁而在高位而君子無已甚之心猶得以入于穴而未至於大失也葢君子之於小人固無兩立之勢而未嘗有無小人之心但得其

不妨賢不擅命退處於無用之地使君子小人兩得其所而已是知小人各爲身謀故臨難不暇相救君子存心以恕雖得志不爲已甚此所以有君子小人之辨以上六之未大失校六四之需于血則大失矣

䷅ 坎下乾上

需訟皆以乾坎爲體需則情親訟則情乖交不交之異也故乾坎之氣交通成和則爲需不交而爭則爲訟造化且爾況於人乎屯必有蒙者因人之生而後教也需必有訟者因情之親而後乖也是

知易卦之序皆本造化自然之理

訟有孚窒惕中吉終凶利見大人不利涉大川

需訟卦辭皆首言有孚者需非孚則無功訟非孚

則背理窒者抑塞而無所伸惕者戒謹而有所懼

得中而止則吉終極其事則凶當人情乖爭之時

利見大人以辨曲直不利涉大川以同患難以終

爭乖隔之情而涉患難則舟中之人皆敵國也其

能免於陷溺乎

彖曰訟上剛下險險而健訟訟有孚窒惕中吉剛來

而得中也終凶訟不可成也利見大人尚中正也不

利涉大川入于淵也

天下之情健而不險則不生訟險而不健則不能訟今也乾剛於上坎險於下上剛則有陵下之心下險則有陷上之意險而遇健訟之所由起也訟有孚窒惕中吉者九五一剛自乾而來得中而不過如人之訟以剛而來得中則止而不狃於爭矣君子之於小人中國之於夷狄小而刑獄大而甲兵皆訟也訟無曲直怙終必凶國無小大好戰必危故老子以佳兵爲不詳之器者如訟之不可成也九五大人尚中正之理以聽天下之訟故利見

大人以平其曲直若以此而涉險難則人情乖違
互相擠軋必淪于深淵而後已何所利哉
象曰天與水違行訟君子以作事謀始
天下之情其終於乖者未有不始於同乾位乎亥
坎位乎子乾坎同宫其本同也及其行則天上浮
而水就下天西傾而水東注動輙相違而不相合
君子觀天水違行之象則知訟之所由起故作事
謀始則可以息爭訟之端是知天水終違所以有
訟作事謀始所以無訟也
初六不永所事小有言終吉象曰不永所事訟不可

長也雖小有言其辨明也
在易他卦初與四二與五三與上皆相應處訟之時人情乖隔則向之相應者反而爲訟矣初六材早質柔不勝其位不能訟者也九四恃剛陵已初不得已一與之辨不永其所事但小有言而已當訟之時雖小有言而不永其事豈不以吉終乎終吉固異乎終凶然猶待辨而後明不若不爭而自勝之爲愈也
九二不克訟歸而逋其邑人三百戸无眚象曰不克訟歸逋竄也自下訟上患至掇也

九二以剛爲險之主九五以剛爲健之主二者角立而不相下所以有訟然乾爲君而在上二爲臣而在下自下訟上非惟力不能勝義亦不克也其邑人三百戶懼禍患之連及故歸而其邑人皆逋竄而去之蓋九二以臣訟君則人之逃巳亦無足怪目疾曰眚無謂邑人之逃巳爲所見之不明也九二訟上如春秋衞侯與元咺訟之類乾伏坤坤爲土爲邑邑人三百戶本乾體之所有而九二恃險以爭之理既不順勢又不敵此邑人所以逋竄也自下訟上則過患之至自巳取之掇言取之易

也

六三食舊德貞厲終吉或從王事无成象曰食舊德從上吉也

凡訟皆生於貪貪則不足於舊故無涯之欲何時而饜不安分守已以食其舊德必貪人之功以為已功冒人所有以為已有倖得躁求以至於訟六三以柔居剛材不勝位不能訟者也故處訟之時人以爭訟為能已以不爭為勝舊德者先人之餘澤也上九以剛陵已乃能食其所素有而不與之爭貞者固守其正也厲者惕若自危也斯可保其

以吉終矣至於或從王事則不敢貪天之功以爲
已有無成者不以成功自居也從上則異於訟上
終吉則異於終凶六三一爻在他卦則爲不中不
正在訟則爲不爭善勝易之不可爲典要惟變所
適也如此
九四不克訟復卽命渝安貞吉象曰復卽命渝安貞
不失也
二與五爲敵自下訟上勢不順也四與初爲敵恃
剛陵下理不直也故皆有不克訟之辭況初之辨
已明四雖欲以剛陵之亦無與之爭者苟知其理

之不克反而安於義命之常一變其好爭陵下之舊習而安夫此理之正則吉矣四之恃剛以陵下本有失也能安貞則不失矣

九五訟元吉象曰訟元吉以中正也

九五大人爲聽訟之主崇至仁以銷獷戾之習尚中正以公聽斷之衡善者聞風而自化惡者見非而不爲文王遜畔遜路之俗成而訟息於虞芮豈非無訟之道乎

上九或錫之鞶帶終朝三褫之象曰以訟受服亦不足敬也

上九以剛處上健訟之極六三從上而不爭故上九則以訟而受其服或錫者或者之所錫與非以義得之也得以不義失之亦然故終朝之間而奪之者三鞶帶如左傳莊公二十一年鄭伯享王王以后之鞶鑒與之杜氏注云鞶帶而以鑒爲飾今西方羌胡爲然古之遺服也鄭伯有功於王而後王以此賜之所以旌其功今鞶帶不出於君錫而出於或錫也不以功受而以訟受命服以章有德以訟受服則人皆鄙而奪之者至矣何足敬哉夫九四恃剛陵下苟能安貞猶可獲吉上九以訟受

服雖或三褫僅不足敬惟九二自下訟上犯義命之大戒禍患之至皆所自取何所逃於天地之間哉

䷆ 坎下坤上

訟必有衆起故受之以師師者衆也卦上體坤互體亦坤坤爲衆不謂之衆而謂之師者取其有紀律而可師法也九二以一陽統五陰爲卦之主自二至上有五人爲伍之象初六一陰在後有後殿之象積伍兩以至於卒旅軍師而兵法所由起是知兵寓於農自有成象故聖人聖而寓於卦畫之

閒

師貞丈人吉无咎

師以貞爲本丈人老成有德者之稱九二坎中之陽爲卦之主坎應黃鐘之宮律度所自出人君任老成有德律度所自出之人以帥師則有吉而無咎矣

彖曰師衆也貞正也能以衆正可以王矣剛中而應行險而順以此毒天下而民從之吉又何咎矣

師衆也貞正也不恃其衆而恃其正以我之正而正人之不正則民心歸往而可以王矣剛中而應

行險而順者九二剛中之將有應於六五之君則其委任必專坎爲險坤爲順出民於萬死一生之中非險乎然行險而順乎民心雖以此毒天下而民從之者知其毒我者乃所以全乎我也如東山之詩說以使民民忘其勞說以犯難民忘其死毒民而至於死民猶志之則民之從也可知毒如毉以毒攻毒孟子曰若藥弗瞑眩厥疾弗瘳瞑眩所以瘳其疾故雖毒天下而民從之也

象曰地中有水師君子以容民畜衆

地中有水見地不見水兵寓於民見民不見兵此

古者井田之法寓兵於農之象容民畜衆者容其民於無事之時而畜其衆以爲有事之備也又容民如地中有水含容而無不包蓄衆如水之在地中蘊蓄而不可見

初六師出以律否臧凶象曰師出以律失律凶也

初六以陰居陽不正也師以貞爲本故於此明師出以律之義師者出萬死一生之地必有紀律法度而後出師使師出而不以律雖善戰猶凶况不善乎如程不識軍行必正部曲擊刀斗而虜不敢犯李廣極簡易無紀律雖號飛將軍而所向輙無

功葢善戰者有時而敗紀律法度所以保其不敗也律謂正其紀律使坐作進退皆有常法周禮大師執同律以聽軍聲若師有功則左執律葢示其師出以律之意初六師之始故言出師之法上六師之終故言賞功之道所謂初上者本末也於此可見

九二在師中吉无咎王三錫命象曰在師中吉承天寵也王三錫命懷萬邦也

九二以一陽統四陰於下有五人爲伍之象此伍兩軍師所從起也行師之道當以閫外之權寄之

大將九二雖處人臣之位實爲一卦之主蓋處大
將之任不可以不剛剛而至於過則貪功倖勝殘
民以逞非保國之將也九二剛得其中可進則進
不必其進可退則退不必其退或攻或守皆不失
其中斯可以吉而無咎如楚子玉剛而無禮所以
有城濮之敗人君能任夫在師中吉之賢乃所以
承上天寵綏四方之意王三錫命于剛中之賢是
乃所以懷保萬邦之民也

六三師或輿尸凶象曰師或輿尸大无功也

輿衆也尸主也將貴專而不貴衆若不專任賢將

而以衆主之則政出多門號令不一兵雖未戰而敗徵已見矣其能有功乎春秋以師無功爲敗績如遷延之役邲之戰皆以輿尸取凶六三以柔乘剛處九二之上如或任之使衆主其事適以取凶而已

六四師左次无咎象曰左次无咎未失常也

老子曰君子居則貴其左用兵則貴其右者以勇士爲車右則左爲不用明矣春秋謂師再宿爲次左次者次於無用之地也用兵與其躁進以取敗寧若左次而無咎六四陰柔無剛果之材然以陰

居陰亦有貞正之義左次而不輕動雖無非常可
喜之功亦不至於失其常度春秋郯之戰晉魏錡
求公族趙旃求卿未得士季曰二士怒楚楚人乘
我喪師無日矣使鞏朔韓穿師七覆于敖前故上
軍不敗則持重而左次雖未有功亦可保其無咎
夫帥師而左次類於逗遛而不進疑有咎也然勢
未可進而舍止焉乃未失其故常又何咎之有九
二在師中吉無咎六四左次雖未全吉亦可免咎
抑九二之次也

六五田有禽利執言无咎長子帥師弟子輿尸貞凶

象曰長子帥師以中行也弟子輿尸使不當也
師貴乎有將貴乎專制執言者奉辭伐罪也古者天子諸侯無事則歲三田所以除民之害也輿師以討有罪則似之有禽者罪人斯得也六五陰柔之君慮其擇將之不精任將之不一旣使大將帥師又使偏裨衆主之則政出多門號令不一取敗之道也以中行者九二在師中吉見可而進知難而退得進退之中若使諸將衆主之則其任使不當矣春秋邲之敗由任使不當有以致之唐肅宗使中人監軍而李郭九節度之師不戰而自潰此

輿尸所以無功也長子指九二而言弟子指六三而言聖人於二爻既明示其吉凶之戒復於六五總言長子帥師弟子輿尸之義蓋人君之出師自任將之外無餘事故詳複言之使知懼也自二至四互體震震爲長子坎爲中男有弟子之象
上六大君有命開國承家小人勿用象曰大君有命以正功也小人勿用必亂邦也
當用師之後人君策勳而命賞大者開國而爲侯小者承家而爲大夫豈容小人得厠其間亂生乎小人如用之而有功必爲他日亂邦之本武王大

封皆錫予善人晉荀吳寧不伐鼓而不使餽間倫有功既濟高宗伐鬼方三年克之小人勿用

䷇ 坤下坎上

師以畜衆比以聯民古者兵民一致居則爲比閭族黨出則爲伍兩軍師故比與師反對師以行險比以安居下體坤互體亦坤四方有土之君北面以比于一人之象九五南面而立奄有坤土上六昏迷獨後其君安得不凶一陽統四陰於上亦有五家爲比之象

比吉原筮元永貞无咎不寧方來後夫凶

比之所以吉者必擇元永貞之君而比之斯可無咎原筮再筮也如周禮龜之原蒙之初筮貴乎精專比之原筮在乎詳審元永貞者體元居正而有常者也原筮而得元永貞之君以比之斯可無咎不寧之方莫不來比以求安一夫獨後則凶又易以夫象君人臣而後其君安得不凶後漢建武二十三年初哀牢夷未嘗交通中國其王賢栗遣兵擊鹿茤鹿茤人弱為所禽獲於是南風飄起水為逆流哀牢衆溺死夜虎復出而食之餘衆驚賢栗曰我曹入邊塞自古有之今攻鹿茤輒被天誅中

國其有聖帝乎天祐助之何其明也後四歲賢栗
等遂率種人詣降求內屬此不寧方來也光武初
興公孫述據蜀隗囂據隴底其後皆爲漢所滅此
後夫凶也
彖曰比吉也比輔也下順從也原筮元永貞无咎以
剛中也不寧方來上下應也後夫凶其道窮也
比之所以吉者如輔車相依脣齒相附在下者莫
不順從天下所以原筮元永貞之君而比之者以
其能制義於上故不寧之方去彼之不寧就此之
安寧上有德之可親而爲下所比下知其德之可

親而比之此上下所以相應也一夫獨後則凶
象曰地上有水比先王以建萬國親諸侯
水能親地地不能自親乎水君能親民民不能自
親乎人君此地上有水比之象先王德澤欲其下
流恩波欲其滲漉衆建萬國使之絲維牽聯總合
乎上一人之勢不能徧親乎天下之民故親諸侯
而使之推君德澤以致之民是則親諸侯乃所以
親民也易大象凡言先王者皆推原其始而言之
古者大封以建萬國大賓以親諸侯比以一陽統
四陰有五家爲比之象積比閭族黨州鄉而建邦

設都此萬國所由建
初六有孚比之无咎有孚盈缶終來有他吉象曰比之初六有他吉也
君子之於天下無適也無莫也義之與比初六本無應於二然處比之時惟義是比何拘乎應但來其有孚者而比之六二中正有孚者也初六由近而比之捨六四之應而近比乎二若有咎也反以無咎始雖陰虛由能比比中正之賢斯有以致盈缶之實缶者虛中有容之器也初六近比乎二六二中正取友必端故復因二以比乎五是他人之應

亦爲巳之應他人之善亦爲巳之善此爲有他吉
也象舉比之初六而言者以初六處比之時不拘
於應所以有他吉也
六二比之自內貞吉象曰比之自內亦不自失也
比不拘乎應六二以正應自內而比乎五若私而
非私也葢九五以中正之德爲天下所比六二雖
自內而比之亦爲正而獲吉夫拘正應而比之若
自失也雖有應而不失其中正故亦不自失
六三比之匪人象曰比之匪人不亦傷乎
六三拘應而比上六無首之凶是比之非其人也

亦可傷矣傷之一字凶悔吝不足以盡之

六四外比之貞吉象曰外比於賢以從上也

四之應本在初然初六陰虛不足比也能擇義而

比之不內拘初六之應而外比乎九五之賢若非

正也乃所以爲正葢陰虛而親比乎賢在下而順

從乎上何吉如之六三不中不正不能比賢六四

雖柔而正故能擇賢而比之葢惟賢知賢而不賢

者雖有賢不比也

九五顯比王用三驅失前禽邑人不誡吉象曰顯比

之吉位正中也舍逆取順失前禽也邑人不誡上使

中也
顯比者其德顯著爲天下所比顯比而不私其應
如昭我周王見休之意民之順從者聽之其不從
者不强也三驅者王田不合圍三面而驅之禽之
迎我而來者不殺周禮王田則設驅逆之車驅逆
者舍其逆我而取其有向順之心也故前禽義所
當失邑人雖近而不私於告誡位猶居也九五居
上示以正中之德如日之方中四方萬里莫不咸
仰舍逆取順則前禽在所當失邑人不誡則近者
無所泄所以使天下而歸之中也又位正中也謂

九五處於上不私六二之正應不褻邇不忘遠正得其中而無輕重厚薄之私也

上六比之无首凶象曰比之无首无所終也

君爲元首上六處一卦之上而後其君是無首也安得不凶如禹之防風氏周之商奄四國皆比之無首者也其能有終乎

䷈ 乾下巽上

乾坤肇判屯象物之始生蒙象人之幼穉而君師之分立矣需以濟難訟以息爭師以用衆比以聯民而興王之業成矣然無禮義則上下亂故小畜

明事君之義履以定尊卑之禮自乾坤而後凡十
卦然後經綸之業成十者數之成也小畜下卦三
陽皆以剛制人主之非心邪念然不若六四以正
道柔行巽入於其心所以□畜君之義而為一卦
之主

小畜亨密雲不雨自我西郊

小畜以臣畜君大畜以君畜臣以小畜大故以小
畜名卦孟子曰畜君何尤畜君者好君也人臣能
畜君而納之於善道此小畜所以亨也密雲不雨
自我西郊以象君臣之情未通故膏澤不下於民

密雲所以致雨也今密雲而不雨以其自我西郊也西郊爲兌偏於陰而未交乎陽所以不雨必進而至於乾則陰陽交通成和雲行雨施而膏澤下於民矣

彖曰小畜柔得位而上下應之曰小畜健而巽剛中而志行乃亨密雲不雨尚往也自我西郊施未行也

卦以六四爲主六四以正道而居大臣之位上下五陽皆有求應之心此小畜之義也然巽而不健則懦而不能殭諫宮之奇是也健而不巽則剛復犯上鬻拳脅君以兵是也必健以犯顏而巽以入

之剛以有守而中以濟之然後畜君之志行矣此臣之畜君所以亨也密雲不雨以其自我西郊也西郊偏於陰安能致雨貴其往而交乎乾乾位西非陰陽和則雨矣占雨之法乾爲天門巽爲地戶朝看東南東南巽位爲地戶陰也朝屬陽而東南有雲是陽氣交乎陰也故雨暮看西北西北乾位爲天門陽也暮屬陰而西北有雲是陰氣之乎陽也故雨若夫密雲自我西郊而不交乎陽則豈能成致雨之功故曰密雲不雨尚往也往則進而交乎乾陰陽交通君臣道合膏澤下於民矣若夫自

西郊則其施猶未行亦不與人臣自專之意

象曰風行天上小畜君子以懿文德

傳曰太虛無礙大氣舉之此風行天上之義蓋虛氣生風故風行天上是天爲風所畜也以天之剛健而爲風之柔巽所畜象君子有剛健之資當懿美之以文德檃括其身於道德之中則不盛氣以陵物不悖戾以犯上而剛健者於是乎全矣

初九復自道何其咎吉象曰復自道其義吉也

初九以陽居陽象人臣以剛正之道畜君於其始也當非心邪念之未萌而復之於道使過咎之不

形畜君之義於是爲善即孟子謂大人格君心之
非是也
九二牽復吉象曰牽復在中亦不自失也
牽復者非心邪念之已萠牽之而使復猶不失爲
畜君之善葢牽復而在中則無過剛不巽之嫌猶
不至於自失也若牽復而過其中則非惟不能納
其君於善道且將有失巳之患矣九二牽復在中
而不自失如太甲旣立不明桐宫思憂而能處仁
遷義是也比初九則大有間矣
九三輿說輻夫妻反目象曰夫妻反目不能正室也

九三過行不中强以繩墨法度節制其君徒健而
不巽則諫之不入如輿之說輻則不能載上而行
夫妻側目而相視則不能正其室家乾伏坤坤爲
大輿自三至五互體離離伏坎坎爲夫離爲婦爲
目巽爲多白眼有夫妻反目之象
六四有孚血去惕出无咎象曰有孚惕出上合志也
六四一陰爲卦之主而畜君於上必推誠上通於
君使之交孚無間然後傷我者去而惕懼者出矣
斯可以免咎血者陰之傷也離伏坎坎爲血卦上
合志者君臣之間志同道合則諫行言聽而膏澤

下於民矣

九五有孚攣如富以其鄰象曰有孚攣如不獨富也

九五推誠以交孚其臣攣如者視為一體也鄰如書所謂欽四鄰之鄰以其近乎人主故謂之鄰富以其鄰者由其交孚無間故道義之富皆臣鄰之助使臣鄰之情得以上通而不獨富於道義則君德資之以進矣同體謂之攣如異體謂之交如此其別也

上九既雨既處尚德積載婦貞厲月幾望君子征凶

象曰既雨既處德積載也君子征凶有所疑也

當畜君之功未成則以往爲尚及畜君之功既成則以征爲凶上九處一卦之上畜君之功成而膏澤下於民矣功成身退天之道也如范蠡扁舟五湖張良從赤松子遊之類於此而不知止則必危而前功盡廢矣君子於此所尚者用德以載其君妻道臣道而不知載上之義雖貞亦危况不貞乎月幾望猶可保其盈若既望則敵日而虧矣君子推數之極玩物之理不可復進進則以疑取凶畜君之義終矣

兌下
乾上

履卦自乾而來以九三變而爲六三則乾變而爲履所謂禮由陰作也故履爲禮而以履虎尾爲名九五乾君有虎之象由初至四自後而履之有蹈虎尾之危初九剛而守正居易以俟命九二剛而得中履道以安常爻皆無履虎尾之辭六三不中不正履虎尾見咥九四以剛處柔履危而知懼上九周旋無虧而元吉在上可不謹於禮乎

履虎尾不咥人亨

卦以履虎尾爲名天下安有履虎尾而不見咥者哉葢人之踐履斯世皆危機也有禮則安無禮則

危能以禮包周身之防則雖蹈危機而不陷矣
彖曰履柔履剛也說而應乎乾是以履虎尾不咥人
亨剛中正履帝位而不疚光明也
聖人制禮以和柔天下之心凡天下至剛者皆爲
禮所屈此柔履剛說應健之義也故在下者安於
下而有不敢校之心在上者安於上而有不可犯
之勢上下之分一定而無犯禮之愆雖履虎尾而
不見咥所以亨也使爲君而居尊以臨下動皆由
禮則其剛皆不過乎中正雖履帝位之尊而不爲
尊位之所疚此其德所以光明也又人之應世不

出於柔必出於剛人以剛健陵我而我以柔說應之是雖履虎尾而不咥人亨若夫以剛應物而不過乎中正雖履帝位之尊而不爲其所病而其德愈光明盛大而不可揜六十四卦惟此言帝位者所以辨上下之分也乾健也疚病也

象曰上天下澤履君子以辨上下定民志

上天則極其尊下地則極其卑自天子之尊以至於一命之士猶天尊地卑之邈邈然其下猶有輿臺皂隸之屬於地之下猶有澤於卑之中猶有極其卑等級分明而天子加焉履之辨分其嚴若此

故彖言天澤而不言天地也君子觀象以嚴上下之辨而定民志使之安其分而無覬覦斯無履虎尾咥人之患矣

初九素履往无咎象曰素履之行獨行願也

初九以剛守正動皆由禮安於義命之素而不踰其分守又焉往而有咎哉獨行願者飽仁義而不願乎膏粱令聞廣譽施諸身而不願乎文繡故爻無履虎尾之辭

九二履道坦坦幽人貞吉象曰幽人貞吉中不自亂也

九二以剛得中所履在道而無行險徼倖之心所以有坦坦之安而無履虎之危爻亦無履虎尾之辭幽人貞吉者守其志節而不爲勢利之所移安於幽獨而不爲紛華之所誘久幽而不改其操斯能貞固而獲吉中不自亂者在我有一定之守而不冒沒於富貴貪慕乎利祿人能安分守道如此又安有履虎尾之危哉

六三眇能視跛能履履虎尾咥人凶武人爲于大君

象曰眇能視不足以有明也跛能履不足以與行也咥人之凶位不當也武人爲于大君志剛也

六三以柔履剛而無中正之守不能以説而應乎
乾果於犯上勇於作亂九五剛嚴在上有虎之威
六三自後而履其尾不度德量力而有覬覦之念
猶人之眇其目而自謂能視不知其明者幾何跛
其足而自謂能履不知其行者幾何此所以履虎
尾而不免咥人之凶六三處諸侯之位赳赳武夫
爲天子干城可也欲爲大君不可爲其才柔而志
則剛好勇而無禮昧説而應乎乾之義或問六三
爲卦之主彖辭吉兩爻辭凶何也盖彖總言乎柔
履剛之義爻指言六三之行險徼倖而不能盡乎

此理爻象之辭互相發明自二至四互體有離離為目兌毀之有眇能視之象自三至五互體有巽巽為股兌折之有跛能履之象

九四履虎尾愬愬終吉象曰愬愬終吉志行也

九四以剛履柔居近君之位處人臣所難處之地後世謂之嬰龍鱗易象以履虎尾同此意也文王嘗體此以免商紂之難葢有犯無隱者人臣事君之志然視此若蹈虎尾涉春水之危愬愬者恐懼不自安之意故始雖危懼終必獲吉而事君之志行矣

九五夬履貞厲象曰夬履貞厲位正當也

履錯對爲夬故其義旁通履以辨分故彖言帝位而此言夬履九五剛中正而履帝位辨上下以定民志貴乎剛果而有決使不知貞厲之義尤爲帝位之所病葢貞則有不敢自私之意厲則有不敢自安之心以此履帝位之尊斯不爲所疚而其德有以當其位矣

上九視履考祥其旋元吉象曰元吉在上大有慶也

履德之基也人之操履由下而至上積卑以至高初九素履九二履道進至於上視所履於己考其

祥於天則其旋元吉可知旋者周旋無虧也必元吉在上而後大有慶使九仭之山虧於一簣吾未保其往也

周易上經傳卷第一

迪功郎福州福清縣尉李　舜舉　校正

迪功郎漳州龍溪縣尉李　熈績　編集